

冰场上的歌德

黄雪媛

德意志的夏天有多欢愉，冬天就有多乏味！这个地处欧洲中部的国家，冬季漫长寒冷，从11月起，天空总是一副阴惨惨的模样，让人情愿蜷缩在室内从事抽象思维活动：十八十九世纪的冬天催生了多少思想家和哲学家！可就在那个还没有诞生暖气的年代，却有一位诗人，每年都渴盼冬天快快降临：“仁慈的冬天，你何时才来，冻住水面，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开启冰上的舞蹈！”他写信给友人，倾诉着对冬日的期待。当家门口的美国河终于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形同坚实的地面，他就会兴冲冲绑上一双弗里斯拉款的低帮宽面冰鞋，和朋友们在河面上滑一整天的冰，直至冷月升空，寒星点点，仍然意犹未尽。

他就是歌德。世上有不少人知晓这位天才诗人也是狂热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但他作为运动健将的一面却少有人知。歌德擅长骑马、击剑和溜冰，尤其对于溜冰，歌德自称到了“既好无度”的地步。在自传《诗与真》里，歌德愉快地回忆着：“在冰上过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不够的，我们一直滑冰到深夜……耽于这种运动的我们，已把我们的正经作业忘了个干净。”

一个贪玩又会玩的人。冰场上的歌德技艺娴熟，翩若游龙，正如他写诗时能在种种诗体间游刃有余地切换。结冰的美因河像诗人的才情一样绵延无际，成为歌德和他的伙伴们最敞亮、最快乐的冬季社交场。1862年，歌德过世三十年后，画家威廉·冯·考尔巴赫创作了铜版画《冰场上的歌德》（下方）。画中的诗人身姿健美，面容俊朗，眼神里有一股独步天下的自信庄严，恰如一位荷马史诗中的神，正踩着有翅膀的金色鞋底，迅捷地穿行于人世。边上，歌德母亲、妹妹，还有封·拉诺赫小姐向他投去或宠溺、或崇拜的眼神。若我们再仔细看上几眼，会发现歌德身上披着一件女式貂皮滚边的披风。冯·考尔巴赫想必仔细阅读了《诗与真》，才敢这么“装扮”歌德。

原来那天歌德一大早出门溜冰，衣服穿得有些单薄，在冰场上玩了大半天，已经冻得不行，忽而瞧见不远

处的马车里坐着一位打扮雍容的女士，正是赶来热闹的母亲大人。歌德想也不想，脱口喊道：“亲爱的妈妈，把你身上的貂皮披风给我呗，我快冻死了！”歌德母亲毫不犹豫地脱下它来递给心爱的儿子。“披上后，我无拘无束地继续滑冰，冰场上到处是人，我这身奇怪的装扮应该不会引起旁人注意。只不过事后还是被人嘲笑，把我穿母亲衣服的事归为我的种种怪异行为之一。”

晚年歌德在一首箴言诗里写下对从前时光的怀念：“没有溜冰鞋和清脆的铃铛，一月就是邪恶的日子”。在歌德眼里，冬天从“仁慈”到“邪恶”，只隔了一个溜冰场的距离。天晓得他有多么喜欢清冷又爽朗的冬日，碎金似的阳光洒在冰面上，像无数小精灵在跳跃追逐。歌德深深地呼吸，又凝神倾听，然后张开双臂，迎风滑向冰原深处，一直滑向时间的尽头：“夜晚，一轮满月从云端浮现，遍照冰冻的夜的原野，呼呼吹来的晚风，迎着滑行中的我们，因河水减少而崩落的冰发出雷鸣似的深沉的声音，从我们脚下的滑动中发出异样的回响。”从这样的描述里，我们得以看见一个天地间悠然忘我的歌德，一个身心渗透伊壁鸠鲁式精神的自然之子，他永远懂得把握当下，把种种瞬间及时捕捉，一一收入记忆之囊。

歌德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缔造者。曾经，不经意间，他让蓝色燕尾服、黄裤子、翻口皮靴的维特装风靡了整个欧洲。而对于溜冰这件事，歌德每到一处都会热心宣传。1775年11月，歌德赴魏玛任职后不久，就让家里人给他寄来三双溜冰鞋。从那个冬天起，鄙陋保守的魏玛开始流行起冰上运动。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和新娘路易丝公主带头加入了歌德领衔的滑冰队伍。在伊尔姆河上、在鲍姆加登花园的池塘上、在结冰的大草坪上，歌德向一众友人传授着滑冰技艺，他还发起“冰雪节”，有节日焰火和化妆舞会。当无数火把照亮冰场，与天幕上的星星辉映，寒酸的小公园魏玛摇身一变，变成了德

意志的“人间不夜天”。有一回，歌德陪大公出访黑森公国的巴特洪堡，两人双双滑过王宫花园结冰的池塘，他俩如此招摇，就是为了撞掇当地的王公贵族也加入到这项冰上运动。

夏洛特·冯·斯坦因夫人——歌德在魏玛最亲密的贵族女友，也被歌德的热情鼓动，连日在冰场上流连忘返，她的举动难免引起了闲言碎语。有一位戈茨伯爵夫人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就写道：“疯狂的斯坦因夫人整天都在冰上消磨时日，从早上九点到一点，下午从三点到六点或七点。这就叫‘有思想’！很快就只能看到她穿着溜冰鞋的样子了，那副样子真是太可笑了。”

一个人若热爱什么，就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关系亲密的人也能体验一二。1781年冬，歌德在给夏洛特的信中写道：“天气冷得可怕。如果您想去伊尔姆河滑冰，那就去吧。为了稀有的体验而去吧。”可是1月18日那天，夏洛特独自去了冰场，歌德又无端妒忌起来，写信给她：“你最终没有带我一齐去，这可不好……再见，如果我一味让阴暗的想象力得逞，那么我甚至晚饭后也不愿上冰场来了。”好一个爱吃醋的歌德，和小孩子因为伙伴忘记叫他一起去游戏，就赌气不理人家没两样。在快乐的刺激下，歌德偶尔还会出点小事，比如28岁那年冬天，歌德滑冰时掉进了水里，幸亏他福大命大，换了别人，总得病上一场。

人到中年的歌德为了滑冰，还会敷衍他的密友席勒。席勒比歌德年轻十岁，但他经历过贫寒岁月，经常熬夜写作挣稿费，把身子熬坏了，故而绝不敢冒着严寒外出运动。而且席勒心里清楚，自己断不是长寿的人，他必须要和时间赛跑，否则壮志难酬。歌德却拥有不愧不怍的生命态度，兴致勃勃地从事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爱好：植物学、矿物学、天象学，人类骨骼、美食、珠宝、钱币、绘画，

运动和社交……一到滑冰季，平常十分爱惜席勒的歌德，写信就不太勤了，还拖延着和席勒的见面。在1796年12月5日给席勒的信中，歌德写道：“这些天我没给你写信，因为天气实在太好了，晴空下的滑冰场太棒了。今天晚上我会再给你写上几句话，这一天真快活啊……”

说到滑冰的好处，大诗人的体会自然也比一般人更敏锐、也更丰富。歌德众多的信件、笔记、散文和诗歌里都可以找到他对这项冰上运动的激情证明和密切洞察。歌德发现，滑冰不像别的运动那样很快使人疲劳，而是越滑越兴奋，越滑越舒展、轻灵。“滑冰使我们与最新鲜的童年接触，它让年轻人充分享受身体的敏捷，能够抵御摇摇欲坠的晚年过早来临”。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冰上，如同水滴汇入海洋，欢声笑语中不分老幼贵贱，更无论新手与大师。同时，这种群体运动又赋予个体自在的空间，人与人刹那无限接近，又迅速滑离，可以独自在漫漫空间滑转，种种潜伏的内心热烈和回忆会被唤醒。

滑冰这项爱好，歌德坚持了二十八年之久，难怪今天的德国人举办花样滑冰锦标赛，总喜欢引用歌德的诗句为赛事锦上添花。歌德高于常人的是，他善于行乐，但又能抽身而出，不会被享乐引向歧途。滑冰给他带来快乐刺激，却同时使他保持一种“纯粹的心情”，给予他“智慧的启迪”，甚至推动了他的文学创作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创作计划之所以能较迅速地实现，实在受到这种体育运动所赐。”事实上，他所有的活动都在他的文学创作里留下了痕迹。

有一回，德国当代著名学者、《歌德传》和《席勒传》的作者萨弗兰斯基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您更了解歌德还是席勒？萨弗兰斯基略一沉吟，答道：“我想我更了解席勒。对于歌德，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我永远对他充满好奇。”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持重的萨弗兰斯基脸上突然漾开笑容，眼睛闪闪发亮，像是小孩子拥有“秘密宝藏”一样开心。这便是歌德的魅力，他的个性和他的生命之丰富迷人，丝毫不亚于他的作品。

在我看来，歌德留给后人的诸多箴言中，有一句最为恳切，就是：“别忘记生活”（Gedenke zu leben）。冰场上的歌德用双脚恣意书写对生活、对自然的殷切爱意，他似乎也在提醒人们：运动之乐是上苍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别忘记享受它。

北方的冬天是粗糙的。风想起来就使劲地刮一阵，穿透围巾胡乱地吹进人的脖颈，吹倒了屋顶刚刚涌出来的迷惘的炊烟，吹得牛和马都紧紧地收起鬃毛。风吹累了，就懒懒地歇了，打盹儿似的。人们放了心，戴上帽子出了门，炊烟重新直溜溜地升起来，牛和马长长地喷出一口气，在棚子里安详地咀嚼着草料。

土地是坚硬的，用铁锹砍下去，只砍出一道浅浅的白印儿。大地被冻住了。被冻住的大地像一块巨大的铁板，封锁了人们对它的一切索求。我母亲常常在深秋时节，事先备好一只大盆，从园子里挖来土，把萝卜埋进盆里。埋在土里的萝卜，能一直吃到来年开春，口感清脆新鲜，不会“糠心”。母亲还把西番莲、美人蕉粗大的根茎从园子里挖出来，剪掉叶子，也用土埋在盆里，放进仓房。第二年春天播种时，再把花根移栽到园子里，不久就又长出绿绿的根芽。

园子里能收的都收起来了，只剩下一口洋井，跟大地一起冰冻着。汲水时，先烧一壶开水，沿着井壁浇进去，里面的冰就稀里哗啦地化开，升腾出一股白汽，这时再摇动井把，就能汲上水了。淘气的孩子舔一口洋井，舌头马上就粘住了，孩子一慌，用力一扯，舌头上掉下一层皮，留在了洋井上。孩子舌头渗出血珠，哇哇大哭起来，嘴里刚刚呵出的热气凝成浓重的白雾，忽左忽右。

在内蒙古通辽南部的乡下，从今年的十一月初到年来的三月底，冬天大约要持续五个月，一年之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穿棉袄，冬天太漫长了。收割完庄稼的田地重又变得光秃秃的，偶尔有几只过冬的麻雀拍着翅，在田野里搜寻被农民遗忘的玉米和谷粒。乡下的冬天又是冷寂的，天地间的声音仿佛被雪吸收了，沉入一个梦境。

姨姥家从前有只炭火盆，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就会端出来摆在炕上。夜幕降临后，姨姥从灶膛里把白天烧过的草木灰铲出来，放进炭火盆。炭火盆是用泥烧制的，颜色灰黑，敞口很大，看起来厚厚笨笨的，火盆里没有火苗也没有烟，却很热，草木灰的余温持久不散，烤得周围热烘烘的。姨姥有时往里埋几只土豆、地瓜，大人们围在火盆旁闲聊着。姨姥将好几根旱烟叶，用手指搓成碎末儿，装进烟袋锅，再叼起长长的烟杆凑近火盆，叭叭儿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袋锅里蹦出一闪一闪的火星，烟圈儿在火盆上方盘旋着。过不多时，土豆、地瓜烤熟了，散发出焦糊的香气。扒开脆硬的皮，露出里面或白或黄的瓤儿，沙沙的，面面的，甜甜的，入口即化，有时地瓜还烤出了糖浆，真是无上的美味。

小孩子穿着开裆裤在外面跑，风顺着裤筒灌进去，小屁股冻得通红，也不管不顾的。我们乡下有一句话：小孩不冷，酱缸不冻。无论多冷的天，即使零下三十多度，也没见谁家的酱缸上冻。酱缸普遍放在外面，用白布蒙着，上面再用一只大锅扣上。掀开缸盖，用勺子一挖，随时就能盛上一碗大酱。大锅也别有妙用，许多人家经常在里边放钥匙。有一年我回家，父母下田去了，门上了锁。我在户外的窗台上看到父亲留下的一行字：老闺女，钥匙在酱缸上。令人无语，哭笑不得。

粗粝的天气，粗糙的饮食，这方水土就这样养育着一方人。天寒地冻，除了大酱，什么都能冻。冻豆包、冻饺子、冻馒头……主妇们蒸了一锅又一锅，装到大缸里，冻得跟石头似的，能吃上一冬。土豆、白菜、酸菜，芥菜，大酱，因容易储藏，是北方冬季里的主菜。一年之中，只有五月末到十月初这段时间，能种出青菜来吃。冬天里，集市上也常有来卖青菜的，都用厚厚的棉被包裹着，卖价昂贵。那一点绿，稀罕着呢。当然，一些过日子好手，如我母亲，早在夏季蔬菜

通辽之冬

周静

丰盈时，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摘下新鲜的长长的豇豆角，用薄薄的刀片从中间剖开，分割成长条，放进筐箩里，在阳光下晾晒，制成豆角干。还应如法炮制出茄子干、黄瓜干等。一干菜，脱水保存。冬天时，用排骨炖豆角，用大酱炖茄子干，用肉片炒黄瓜干，调剂一下单调的饭菜。这些透着旧时光风味的菜肴，与酸菜炖粉条一起，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在数九寒天的日子，在盘腿围坐的炕桌上，给了人们多少温暖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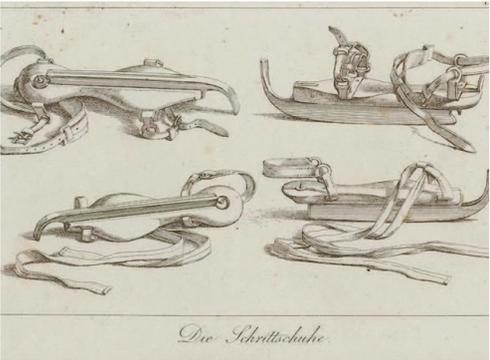
北方冬天的乡下，人们是吃两顿饭的。早上六点多钟起来生火，下午两点多钟吃第二顿。冬季天黑得早，下午四点钟太阳就落山了。我们上学的学生也按照这个时间，每天上六节课，下午一点半放学。如果太饿了，就用苞米花顶一顶。三十年前的通辽乡下，哪个学生口袋里没装过苞米花呢？每到入冬，玉米入仓，秸秆上垛，小孩就到村外的大壕底下“抠沙子”，从土层里找出细细的白沙，装进袋里背回家。挑选籽粒饱满发红的玉米，与白沙一起放进大锅，文火翻炒。至九分熟，锅里开始噼里啪啦作响时，就用箢篱捞出来，放进簸箕，簸出残留的细沙后，再蘸上事先准备好的糖水，均匀地洒在炒好的玉米粒上，晾上十分钟，甜脆酥香的苞米花就做好了。每年家里都得炒上二三十斤，装进塑料尼龙袋，放在热炕头上，能吃到来年开春。苞米花越嚼越香，可是有点硬，吃多了会不好消化。但这是上学必备的粮食呀，至少在几十年前填充了那一代孩子们饥寒的肠胃，得以延续学业。

有一年哥哥上高中，离家三百多里，学校食堂条件一般，晚自习后常常饿得睡不着。母亲听到消息后，连夜炒了三斤苞米花，起早去村里的加工厂磨成面。父亲扛着面袋子，转乘了两趟火车，送到哥哥的学校，叮嘱他每天晚自习后冲一碗喝，补补身体。

天气，饮食，性情，一方水土上的人与万物，都因着这方水土的赐予，养育出血脉交融的共性。人与人之间，也是粗线条的，硬硬的，不好意思表达感情。即便是父子、母女之间，似乎也羞于说出爱意。有些东西不用言说，一辈一辈就这么传下来。

北方乡下的冬天，人是牢牢在大地上扎根的。人与自然的四季变换相依相生。坚硬的土地，稀疏的草木，冰冻的河流，湛蓝的天空，连同呼啸的北风和大如席片的白雪，混合着米浆的温香，灶膛的柴火，冷暖都是扎实的，构成一个严寒冽冽又热气腾腾的有关冬天的记忆，在我的北方。

笔会



冰场上的歌德



冰场上的歌德

前两天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关于“迷你新干线”的科普文章，里面提到日本有两条新干线——秋田新干线和山形新干线，是利用现有的普通电车（电气机车）窄轨，通过增加一根铁轨拓宽，使其符合新干线标准，同时保留普通JR电车的通行能力，不可思议地做到普通列车与高速列车在同一条轨道上混合运营。

在感叹日本工程师巧妙设计的同时，我一下子也想在日本纷繁多样的铁路线上“过把瘾了”。可惜人在中国，想要亲自去体验肯定是不行，但随便在网上找一些日本电车的纪录片来看，总觉得还是缺少一点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还是有点不过瘾。忽然想起初中的时候好像在iPad上玩过一个PSP版的电车模拟游戏，名字貌似是“电车GO！”，于是心血来潮，一口气把PSP上四个版本的《电车GO！POCKET》全部下载了下来。

这个“四部曲”共计将近五十条线路中，有不少耳熟能详的电车线，比如历史最悠久的电气化线路之一的“中央特急”，出现在各大电视剧、大名鼎鼎的通勤铁路——JR山手线，等等。不同于其它《模拟火车》系列将视角固定在驾驶室，《电车GO！》全系列都提供了驾驶员视角与电影视角两种选择，这个设置真的是非常赞，既可以体验作为车长驾驶列车的感觉，也可以把视角切换到室外，当作一部

“冷冰冰”的认真不够啊，热情才是灵魂

李云林

日本铁道的纪录片慢慢欣赏。为了控制每条线路的“游玩时长”，所有线路都进行了“缩线”处理，不过沿线风景和各个车站的不同风貌却是还原得相当到位，几乎没有两座城市是完全相同的。同时，游戏还做出了天气变化和昼夜交替，有白天、晴天运营的线路，也有夜间、雨天运营的列车，这些细节上的处理，确实使得游玩时的“代入感”增强了不少。

《电车GO！》系列的核心玩法就是精确地驾驶电车，遵守轨道上的各种信号灯与限速指示，同时准点到站，准确停车。游戏对“精确”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每次停靠的合格标准是时间误差在±10秒内，停车位置误差在±400厘米内。excellent标准更是要求时间误差在±3秒内，停车距离误差在±30厘米内。要在每条线路上完美运

行，拿到“金星”绝非易事。据说，此款游戏的一些“硬核玩家”甚至运用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出了每种列车在每种天气下的刹车位置的计算公式。这也太强了吧！

要说《电车GO！》的哪一部分最吸引我，我觉得毫无疑问，是音效。戴上耳机和拿掉耳机玩《电车GO！》，完全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日本车站有一个很有趣的设置，就是列车进站之后会播放一段音乐，而且每座车站的进站音乐都有所不同。这个细节在游戏里被完整地还原了出来。停靠车站的时候，可以听到乘客上下车的声音和广播里的到站提示。准备出发（即车内信号灯亮起）时，列车关门的气喇叭也都表现了出来。

此外，在列车运行的过程中，各种声响同样完全保留。经过平交道时的警告声，碾过铁轨接缝处的咯噔声，

加速时电机的轰鸣声，刹车时车轮与铁轨的金属摩擦声，甚至经过铁桥和隧道时的隆隆声，都毫不含糊地传到玩家的耳朵里。

比起这些“共性”的声音，每列列车“个性化”的音效更令人印象深刻。每条线路的每列列车都拥有完整的报站系统，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同系列、不同时期列车的报站方式也完全不同。比如山手线运行的两种列车——旧式的205系电车和新式的E231系电车，报站系统就完全不同。205系没有开关车门的警报声，所以可行车之前只能听见关门时气闸的排气声，并且全程由驾驶员人工报站。而E231系作为21世纪的新型电车，全车电子化程度更高，行车之前可以清楚地听到“滴滴滴”的关门提示音，同时也改为全自动日语/英语双语报站。报站语音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与写实，除了

播报线路名称和下一站的站名外，还详尽地提示乘客下一站可以换乘的有哪些线路，哪几节车厢是禁烟车厢和妇女专用车厢。

每辆电车细腻而又真实的音效着实为游戏增色不少。听着电车驶过的隆隆声，广播里的报站声，以及温馨俏皮的报站音乐，似乎自己确是坐在车厢里，行驶在日本的铁道上，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之中，享受着道旁的美景，享受着飞驰的快感。

我本身并不算是一个“铁道迷”，可是玩过《电车GO！》之后，我莫名地也有些激动与震撼。这种感动，确实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几乎可以想见，在制作人员一遍又一遍地采集和挑选电车行驶中的音效，收集各个车站的进站音乐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十分享受与投入的。那份充满热情的认真与精益求精，或许才是最为打动我

的地方。《电车GO！》是最为典型的“不靠画面而靠游戏性取胜”的作品，而游戏性背后最抓人的实际上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体会与追求。制作团队不可思议地通过对各种细节的刻画，为玩家建筑了一个不仅逼真，而且栩栩如生的电车世界。他们若是在内心没有对电车文化完全真诚的一片热爱，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家父曾经和我谈论过文学创作，那些说法放到此处似乎也毫不违和；单靠认真与一丝不苟，往往只能制作出一部符合标准的好作品；若是能做出超越标准、感动他人的优秀作品，“冷冰冰”的认真是完全不够的，只有“活生生”的、充满热情的认真，才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所最为需要的。

